

余应兰

丰都县仁沙镇永坪寨村新沙地，七十六岁的余应兰，一生都扎根于此。

在村民眼中，余应兰的一生满是坎坷，却从未怨天尤人、与人争执。一辈子土里刨食，生活的重担压弯了她的脊梁，却从未压垮她的本心。她只认准一个朴素信条：人活着，再难也要咬牙往前撑。她恰似一盏老油灯，燃着一簇微光，照亮自己的岁月，也温暖着身边人。

为聋哑孙辈推开有声世界

1975年底，余应兰的二女儿被确诊“先天性听力丧失”。她擦干眼泪，暗自发誓：孩子听不见说不出，她就做孩子的耳朵和嘴巴。没多少文化的她，对着镜子反复观察口型，一字一句耐心教导，日复一日，从不间断。

命运并未就此收手。2002年、2007年，外孙女、外孙相继确诊遗传性聋哑。年过六旬的她腰背劳损、腿脚不便，却毅然扛起重担，带着两个孩子辗转多地求医。为省钱，三餐只有干硬玉米饼；最窘迫时，她变卖家中猪牛，倾尽所有。

在政府和社会的帮扶下，两个孩子完成了人工耳蜗植入。术后的语言康复最难，她又翻出泛黄课本，从零学拼音，逐字逐句教给孩子。一个晴朗午后，外孙女望着远方，清晰喊出一声“外婆”——多年疲惫瞬间化解。

如今，外孙女考入北京联合大学，外孙就读高中。这位大山里的外婆，用最质朴的坚守，为孙辈推开了一扇通往有声世界的大门。

两千个日夜守护植物人老伴

生活刚有起色，命运再度降临磨难。2019年9月，老伴确诊阿尔茨海默病，病情迅速恶化，沦为植物人。时年七十岁的她，膝盖半月板损伤，却独自扛起照料重担。每天凌晨五点，她生火熬制米糊，用注射器稳稳推入老伴胃管。为预防老伴滋生褥疮，肌肉萎缩，她坚持每两小时翻身一次；寒冬里，她跪在床边反复揉搓老伴冰凉的手脚，自己膝盖淤青、棉裤磨破，却让老伴始终保持干净整洁，从未生出一块褥疮。夜深人静，她对着毫无知觉的老伴哼唱山歌、诉说家常，哪怕无人回应，依旧日日相伴。邻里劝她保重，她淡然回应：“夫妻一场，一辈子的情分，只要他还有一口气，我就会一直陪着他。”没有豪言壮语，近两千个日夜的悉心守护，便是她最质朴的深情。

她的院子是邻里最暖的角落

自家生活拮据，余应兰的心底始终装着乡邻、暖着四方。

村里多次想为她申报帮扶政策，她都婉言谢绝：“我家受过乡邻帮扶、享过党和政府的温暖，只要我还能劳动，就不愿给集体添麻烦。”

她不求帮扶，反倒一心帮扶他人，主动为助残事业捐款。农闲时节，她带动邻里种植时令蔬菜，摸索增收门路；每次赶场卖菜，都会特意留存新鲜的蔬菜，送给孤寡老人。

在乡邻心中，她是当之无愧的“暖心人”。邻里纠纷、夫妻争执，都愿意找她调解。她处事公允、待人温和，泡上一壶自制野茶，静静倾听各方心结，寥寥数语便有理有度、温润人心。经她调解的矛盾极少复发，让所在村社常年邻里和睦、风清气正。

每到傍晚，山村炊烟袅袅，余应兰的小院便成了最温暖的角落。劳作归来的乡亲们围坐灶膛旁，伴着跳跃的火光闲话家常、倾诉心事。余应兰静静聆听、温柔宽慰，用半生苦难沉淀的通透与善良，温暖着每一个身边人。（作者单位：市国资委）

核心提示

在重庆的群山之间，两位普通女人用半生苦难淬炼出最朴素的坚韧。余应兰，七十六岁，用二十载为聋哑孙辈推开有声世界，又以两千个日夜守护植物人老伴；蓝国珍，丈夫早逝，一人把四个女儿一个个扛出了头。她们的肩膀看着柔弱，却从未弯过。她们把自己活成了山间的光，照亮家人，也温暖一方乡土。

十多年前，我认识了蓝国珍。

那时我在关坝镇工作，帮扶户名单交到手，兴隆村干部指着其中一个名字说：“蓝国珍这户特殊，男人没了，四个女儿，还有八十岁的婆婆，全靠她一个人。”

一

2015年秋天，我第一次走访蓝国珍家。山间薄雾，水泥路清爽干净。院坝整洁，农具、柴捆码放在墙根，一辆货三轮擦得锃亮。

我喊了一声，没多久，一个个子不高、肩膀单薄的妇女快步走出来，热情地请我进屋。堂屋宽敞，无贵重物件，却清爽有序。她倒茶时，右手五指裹着胶布。我想，她的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低落。

几年前，丈夫在工地出事，家里的顶梁柱塌了。那时大女儿刚中考完，二女儿还在上小学，一对双胞胎小女儿还小，婆婆八十多岁。一家六口，老的老，小的小。

她说这些时没掉泪，一句一句，说得很慢。夜里睡不着，她就看看几个孩子，想想明天要干什么。天不亮就起来，做饭、喂猪、下地。

“孩子们都读书去了？”

“老大刚考上四川美术学院，老二也刚进镇初中，老三和老四还小，婆婆每天送她俩去附近的幼儿园，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。”

“孩子们都很听话，成绩也不错。”我抬头望着墙上的几张奖状说。“是呀，就是造孽，小小年纪就没了父亲。”蓝国珍眼里噙着泪。

她家地不多，但她一锄一锄翻得松软，还借了邻居闲置的地。春天种瓢儿白、小白菜、莴笋；夏天种四季豆、豇豆、糯包谷、南瓜；秋天种白菜、小葱、芹菜；冬天地里铺满红薯藤和萝卜。我多次去地里，她侍弄得仔细，总是郁郁葱葱。

我带电商人员上门收购，她基本都在地里忙碌。有一次菜装得多，背篋装了三大背。那背篋本身就不轻。我们几个去背，腿发软站不稳，只好两个人抬。蓝国珍自己背一背，埋着头，一步步稳稳走在前面。

赶场天她最忙。天不亮给孩子们做好饭，再到地里摘菜捆好，就在清冽晨风里往集市赶。早些年挤公共汽车，菜筐重常被挤坏；后来买电动摩托，雨天泥晴天灰；再后来咬牙换了电动货三轮，万盛关坝、石林、青年，慕江扶欢，桐梓坡度——这些场镇的赶集日她轮着跑，几乎一场不落。

卖完菜回家扒两口饭，又扛着扫帚去村里做保洁，清理路上的纸屑烟头。我劝她悠着点，她笑笑：“趁现在还能动就多干点。”

她还养了好几头猪。我每次去，习惯先到圈舍看一眼，舀起热猪食唤几声，转头跟她说：“销路我来想办法。”有一年春节前出栏一头三百多斤肥猪，四个壮汉合力抬上秤，三百五十斤，买家连声惊叹。她站在旁边，乐呵呵地搓着粗糙的手：“太感谢了，省了我好些活。”可我知道，真正撑起这个家的，是她自己那副肩膀。

二

蓝国珍识字不多，在帮扶册上签字时，她手指上的厚茧抵着笔，一笔一画写得工整用力。

她常对四个女儿说：“你们要感恩，好好读书。”母亲骨子里的坚强，女儿们早已看在眼里，也逐渐浸润于心。

大女儿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后，立志当教师。考编不顺，换了别人可能早泄了气，但她像母亲，硬是没松过劲。我打听到关坝中心校缺美术老师，就引荐她去代课，一边教一边备考。一年后，她考上忠县一所初中，正式成为一名美术老师。录取通知书拿回家那天，蓝国珍端详了很久。

二女儿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，在公益性岗位踏实做事。下班回来就做饭、洗衣，替母亲分担。她说：“妈妈辛苦了这么多年，该换我了。”

三女儿、四女儿是双胞胎，成绩一直在班上靠前。每天放学回来，一个煮饭炒菜一个洗菜切菜，等妈妈回来吃上热饭。邻居常赞叹“有其母必有其女”。

有一年国庆节，恰逢蓝国珍生日，我高兴地去看她。院坝干净，货三轮锃亮，四个女儿都回来了，围在母亲身边，蓝国珍脸上满是舒展的笑容。

我由衷欣慰：“国珍，你辛苦了这些年，日子越来越好。将来换辆小车，一家人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呢。”她听着，笑出了声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万盛经开区档案馆）

蓝国珍赶场卖小百货

永坪寨那盏『老油灯』

吴文龙